

大明帝国的 黄昏

何文韬 著



- 五位帝王的前仆后继
- 九名朝臣的左支右撑
- 两股势力的咄咄进逼
- 一副明廷的黄昏画卷



广西人民出版社

大明帝國
的
黃昏

何文韜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明帝国的黄昏 / 何文韬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7-219-05831-2

I. 大... II. 何... III. ①中国—近代史—研究—清后期
②中国—古代史—研究—明代 IV. K252.07 K24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 032872 号
.....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
策 划 白竹林
责任编辑 白竹林

大明帝国的黄昏

DAMING DIGUO DE HUANGHUN

何文韬 著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地质印刷厂
开 本 710mm×99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30千字
版 次 2007年4月 第1版
印 次 2007年4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5831-2/I·973
定 价 23.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明朝开始衰败从万历皇帝始，以崇祯皇帝终，又以南明四帝为余音。在近八十年的黄昏期里，明帝国像是一个被砍掉了脑袋的巨人一样，疯狂地向悬崖边冲去。

所有想去拉这个巨人一把的人最后都粉身碎骨，所有想要推这个巨人一把的人都如愿以偿。

是万历皇帝制造出这个无头巨人，又是他把这个巨人引向悬崖，并且在后面狠狠地踢了一脚。接下来的一位后继者泰昌帝根本没有来得及理会这个巨人，就一命呜呼。第三位继任者天启皇帝把挽救巨人的责任交给了魏忠贤，这位天阉又狠狠地给了巨人一脚。第四位继任者崇祯皇帝本想去拉它，想不到因为着急心慌而变成了推。当这个巨人义无反顾地掉进万丈深渊时，南明四帝发出了无奈的叹息。

东林党成员、杨镐、李成梁、孙承宗、熊廷弼、袁崇焕、杨鹤、杨嗣昌，这些帝国的忠实重臣无一不想拉住这个奔向深渊的巨人，可是，因为种种客观环境与运气，他们最终没有能拉住他，许多人还被巨人先摔进了深渊，粉身碎骨。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努尔哈赤、李自成、洪承畴、吴三桂、郑芝龙、孙可望等人的推波助澜更让巨人摔死在历史里。郑成功、李定国，不过是在巨人掉入悬崖和没有落地时进行疯狂救助而已。

明帝国，自张居正死后似乎就没有了一点点运气。明帝国的每个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无法拖住这个被砍掉脑袋的巨人的脚步。

难道历史真的就如此无情，把一切运气都给了它的敌人，而把一切厄运都留给了自己？想要知道明帝国的黄昏期是如何度过的，就应该知道那些在这一黄昏期里的人都做了什么，他们为什么不能挽救自己的国家，为什么不能保住自己的生命。



他们当时出于什么样的想法才做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已经发生的事，就在他们当初的筹划与抉择中，是什么东西在主导着他们的思维，以至于没有一个人可以拉住明帝国覆亡的脚步！

通过重温这段历史，笔者愈发相信了“事在人为”的老话！如果在帝国的黄昏期，有人，哪怕只有一个做对了那么一件事并且取得了成效，明帝国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比如，跋扈一时的太监魏忠贤被王安干掉，对辽东战略正确的熊廷弼就不会死，孙承宗也不会被拿下；袁崇焕如果不吹牛、不杀毛文龙，他就不会被凌迟，满洲人也就无法入关骚扰；如果崇祯皇帝略有一点帝王的权威，不好面子，那么，与满洲人议和就会成功，杨嗣昌的“十面张网”必能将李自成打入万劫不复之境地。

如果杨镐再聪明那么一点，萨尔浒之败就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也不会败得那么惨；如果洪承畴不受到帝国内部那群愚蠢的人所催逼，他也不会失败被俘。

如果隆武帝依靠的郑芝龙不是海盗，如果孙可望与李定国能同心协力，南明也许可以存活更久。

但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

忽然想起了一个异曲同工的故事：一个农夫想要玩刺激，就牵着一头驴跑到悬崖边，他在里面，让驴在靠近悬崖的一面。驴当然不知道自己一不小心就会坠入深渊，所以，当农夫想拽它靠近里面一点时，它偏不。农夫越是往里拉它，它越是往外扯。最后，农夫没有力气了，一撒手，驴掉进了深渊。农夫看着深渊里粉身碎骨的驴说，你赢了。

谁是驴，谁是农夫，都不重要。

我们认为重要的是：是谁让农夫有了“玩刺激”的想法。是为前言。



目 录

目
录

- 写在前 / 1
- 一 为什么必须是张居正 / 1
- 邹元标的呼号 / 2
- 一个非常之人 / 8
- 张居正之死 / 13
- 二 空前绝后的断头政治 / 17
- 万历：一个精神上的吸毒犯 / 18
- 国本之争 / 25
- 挺击案后的惊鸿一现 / 31
- 三 国库如何经得起炫耀 / 39
- 鞑靼老人的愤怒 / 40
- 抗倭援朝 / 46
- 镇压杨应龙 / 53
- 四 灾难——矿监税使 / 60
- 神宗的本意 / 61
- 两个混蛋：陈奉与高淮 / 65
- 李三才的上疏 / 70



目 录

mu lu

2

五 以党争呼唤正义的东林党 /75

顾宪成东林讲学 /76

并不纯净的东林党 /81

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挣扎 /86

六 满洲人在想什么 /91

天上蹦出个努尔哈赤 /92

杨镐，你怎么了 /98

无法评说的李成梁 /104

七 太监祸国的极致 /109

大隐隐于朝 /110

作下满天恶 /114

魏忠贤之死 /119

八 袁崇焕必死 /124

毕竟是书生 /125

擅杀毛文龙 /130

己巳之变 /137



九 杨氏父子与“刁民” / 143

书生杨鹤 / 144

杨嗣昌的英明 / 149

杨督师之死 / 154

十 他必将被万人唾骂 / 160

洪承畴降清 / 161

那些逝去的前辈 / 165

一副对联 / 171

十一 可爱的崇祯帝朱由检 / 175

怎么会是你 / 176

死要面子活受罪 / 183

可爱的崇祯帝 / 188

十二 为什么是李自成 / 192

幸运的李自成 / 193

兄弟张献忠 / 201

进京与出京 / 206



目 录

mu lu

4

十三 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吴三桂 /213

三桂发迹史 /214

哪个鸡蛋最硬 /219

山海关下的谜 /226

十四 海盗终究靠不住 /231

隆武帝的悲哀 /232

郑芝龙的海盗血液 /237

一对父子，两条道路 /242

十五 是宿命如此，抑或败在人为 /248

最后的永历 /249

孙可望的理想 /255

李定国的遗书 /265

后 记 /271



①

为什么必须是张居正





>>> 邹元标的呼号

一切事情都应该从 1622 年谈起，这一年是天启二年。刑部左侍郎邹元标上疏，请为万历朝第一任首辅张居正恢复谥号，并在奏折中称张居正对大明朝实具有不可磨灭之功。这一年距张居正死已整整四十年，距他被削官抄家三十八年。我们先向前看，万历三十八年（1610 年），甘肃巡抚梅之焕向内阁递交文书，谈到当时的弊政时说：“使今日能有宗无实，振纪纲如张江陵者，斗筲之徒敢若此耶？”泰昌元年（1620 年）十一月，试御史方震孺上疏称赞“皇祖之初政，事事严明，江陵之相业，事事综核”。天启元年（1621 年）二月，御史周宗建针对浙党败坏封疆，缅怀道：“张居正留心边事，然后有隆、万五十余年之款贡。”

那么，我们再向后看，在邹元标请为张居正平反的九年后，也就是崇祯三年（1630 年），礼部侍郎罗喻义挺身而出为张居正喊冤，时距张居正死已近五十年。十年后，也就是 1640 年，离明朝灭亡还有四年的时候，崇祯皇帝下诏，恢复张居正长子张敬修原官，并授张敬修的孙子同敞中书舍人。

在这些缅怀和请为张居正平反的人中，有一个人是最特殊的，他就是在万历五年（1577 年）“夺情”事件中被张居正廷杖，而屁股差点被打烂的进士邹元标。

天启二年（1622 年），他请为张居正恢复谥号，有人问他：“您把廷杖之事忘了吗？当初，可是您上疏大骂张居正无孝无忠，是个禽兽的。难道，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吗？”

邹元标回答道：“当初他不守制是他有罪，作为臣子不得不言。今天想来，张居正的功劳的确很大，谥号不可不复。”

这些人对张居正的缅怀与请为其平反，说明了一件事：张居正当政期间的改革业绩是不可被抹杀的，他确实是对明王朝有着大功的一个人。



但也正如邹元标所说，万历五年（1577年）的“夺情”事件，张居正的确是有罪的。

我们把目光回溯到万历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在这一天，首辅张居正得到了老家传来父亲病逝的噩耗。他有点慌了，按照当时官僚的丁忧制度，承重祖父母及嫡亲父母丧事，以闻丧月日为始，不计闰月的二十七个月，需在家里丁忧。服丧期满后，再出来视事。以道德为国家经纬的大明朝对丁忧制度更是慎之又慎，按照这种规定，张居正不能不回老家丁忧。

但他不能走！改革大业正好进行到了一半，他用了五年时间才将朝廷纲纪梳理得井井有条，接下来，他正准备在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二十七个月对张居正来讲，无疑于一生，他一生的理想很可能就会在这二十七个月里被他人扼杀。

张居正很可能在九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想的都是怎样不丁忧，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夺情”。所谓“夺情”，其实就是皇帝不让你回家丁忧。因为明朝有过先例，宣德元年（1426年），大学士金幼孜母死丁忧，明宣宗下诏起复；宣德四年（1429年）八月，大学士杨弘济母死丁忧，随即起复；成化二年（1466年）三月，内阁大学士李贤父死，宪宗下诏起复。这三件事情在张居正脑海里盘旋了很久，凭借着大智慧，他决定策划一起“夺情”事件。

但就在他行动之前，内阁次辅张四维上疏万历，称坚决不能让张居正走，一定要“夺情”。因为有往例。万历就下旨，张先生坚决不能走。

丁忧：原指遇到父母丧事。后多专指官员居丧。古代，父母死后，子女按礼须持丧三年，其间不得行婚嫁之事，不预吉庆之典，任官者并须离职，称“丁忧”。西汉时规定在朝廷供职人员丁忧三年，至东汉时，丁忧制度已盛行。此后历代均有规定，且品官丁忧，若匿而不报，一经查出，将受到惩处。但朝廷根据需要，可命其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或守制尚未满期而应朝廷之召出而任职，称“夺情”。明清时期丁忧三年终制，重新出来任称为“起复”。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字治卿，号观澜，在科场仕途上一直困顿得很，连考七次乡试，都名落孙山。

张居正思念父亲张文明、母亲赵氏年事已高，本想请求皇上赐假一月，回乡为二老祝寿，又念身负重任，请假之事难以启齿。因此常缅然长思，伤心落泪。张居正想把父母接来北京奉养。岂料张文明不同意，回信严词剖切：“肩巨任者不可以主撮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寻常论报，老人幸未见衰，儿无多没不然之虑，为老人过计徒令奉国不专耳。”为了解除儿子的后顾之忧，张文明每天要家童抬轿携酒，与二三老者游行于山水之间，故作矫健状，以示无恙。

——《晚明史》

张先生觉得就这样不走，似乎说不过去，于是，他给万历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闪烁其词地说了这样一件事：父亲死了，我不走不好；可我一走，如何是好？

是啊！整个帝国现在正在张居正的规划下向前行进，一旦这个重臣离开，万历可真的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此时，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给事中陈三谟也上疏请留，一时之间，朝廷上下都上疏请皇帝将张居正留下，似乎张居正一回家尽孝，天就要塌下来一样。万历就顺水推舟，要张先生必须留下。

张先生“只好”留下，为了不给反对者以口舌，张居正屡屡上疏，还是要求离职守制，以尽孝思。万历在张居正好兄弟太监冯保和他母亲李太后的要求下，坚决不让张居正尽孝道。最后，万历经过张先生的建议，取了个折中的主意：可留在任上守制。也就是说，事务还是要处理，但可不上朝。这种“不坐班”的方式很让张居正满意，一方面，他的确在尽孝；另一方面，权力并没有被人夺走。他本以为一切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事实却是，事情才刚刚开始。

首先发难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他把明代对丁忧制度的典制搬了出来，认为张居正是故意不回家丁忧，违背“万古纲常”，在这位吴编修看来，父亲死了，儿子就应该回去趴在棺材上大哭。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不孝。这一天是该年的十月十八日。他把正本呈上去后，又把副本交给张居正看。张居正看了，问道：“你把它呈上去了？”





吴中行骄傲地点头：“是的，我先让你有个心理准备。”张居正说：“很好”。

第二天，检讨赵用贤又上奏本于皇上，对张居正极尽挖苦之能事。第三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联名上疏，弹劾张居正不丁忧是“贪位忘亲”。

张居正发火了，尤其是当他看到这四个人说的都是事实的时候，他的怒火扑都扑不灭。他先把这四个人控制了，然后开始和冯保谋划准备要皇上对他们实施廷杖。尚书马自强听到了这个消息后赶紧去找张居正，劝他息怒，饶了这四位。马自强这个人也是头脑简单，不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他怎么不想一想，如果是别人把自己写成一个混蛋样子，自己还有能力反击对方时，请问，能不反击吗？

张居正听了马自强的求情后，就是这样一副态度：扑通一下跪在他面前，揪着自己的胡子，说，您就饶了我吧。这话乍一听很怪，以为张居正被气糊涂了。但仔细一想，这话的意思其实就是：你就别为他们求情了，我是非打不可了。

马自强讨了个没趣，走了。那边冯保已经把消息送来，准备在二十二号廷杖那四个人。这个时候，学士王锡爵又来了。

还是求情！张居正只好把皇上搬出来，说道“皇帝发怒，无人能阻”。王锡爵反应灵敏，更是说道，“皇上发怒也是为了您啊”。

张居正又把在马自强面前演的戏演了一遍，先是找出一把刀来，然后扑通一下跪在地上，

万历五年和八年，张居正两个儿子蝉联状元和榜眼，有人诬说其中有弊，作诗讥讽说：“状元榜眼姓俱张，未必文星照楚邦。”并“作俚谚书而粘之官门下，客至引以相告”。作弊是否属实，史无明证，这样一件未经证实的流言，广为流传，多年不息。

——《晚明史论》

明只一帝，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

——《广阳杂记》

“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王锡爵被吓傻了，趁着这一会儿功夫，张居正站起来就跑进了内厅。王锡爵回过神来，转身就跑。他真怕张居正去里面拿个锤子出来砸他。

十月二十一日，侍读于慎行、田一俊、张位，修撰习孔教都上疏救助，奏本却被冯保命人扣留了。十月二十二日，张居正通过对比四个人的奏折，发现如下问题：吴中行与赵用贤在奏折中明白说道他父亲葬礼结束后可返回朝廷继续任职，而艾穆和沈思孝却直接让他守制二十七个月。张居正就给吴、赵二人各六十杖，而艾、沈二人各八十杖。多出来的二十杖算是给艾、沈二人说多的时间以赏赐。

这个时候，邹元标出现了。在朝堂上，他等吴中行等杖毕，就将奏疏拿了出来。宦官问道：“何事？”

邹元标道：“请假。”

太监并没有怀疑，因为没有一个人笨蛋会在别人受杖刑的时候还会犯同样的错误。由于对“前车之鉴”的过分迷信，宦官把邹元标的奏疏交给了冯保，冯保又交给张居正。张居正看了后，恨不得七窍生烟。这位刑部办事进士居然在奏疏里大骂张居正是禽兽，张居正恼火之下在三天后果然就对邹元标进行了反击：杖一百六十，事后发配贵州都匀。

那可是个鸟都不拉屎的地方！因为气候的原因，邹元标被打烂的屁股在那里足足疼了六年，直到张居正死，他才被招回朝廷。以小人之心来猜想，他在贵州肯定没少骂张居正是禽兽。不管他骂与否，但张居正却记住这个人了。在他刚被发配到贵州时，张居正派了一个巡按御史去杀他。幸好苍天有眼，这个御史在离都匀不远的镇远忽然就死了。邹元标这才得以幸免。

“夺情”事件至此才真正地结束，综观整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只是不想放下手中的权力而已。

明朝的言官们好争礼节，由此而往往给人以难堪。他们可能在前几朝时得到了好处，就如上述被打板子的五个人，时人也给了他们一顶“五直臣”的帽子戴。但他们的屁股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因为他们碰到





的张居正，是“非常之事必要有非常之人才可做出”的张居正。

为了实现自己的改革大业，张居正会不惜一切手段。他认准的目标谁也无法改变，而为了达到这种目标，他会使出各种各样的“非常”手段来。

晚年的邹元标处世低调，只在请为张居正恢复谥号的事情上奔走不停。有人曾问他：“当初您风风火火，怎么老了却如此低调呢？”

邹元标回道：“大臣和言官怎么能一样？言官就是为维护风纪，遇事必争。但作为大臣，只要不关系到国家的大利害，就应该维持国体，怎么能像少年那样动不动就争论不休呢？”

如果他早明白这句话，何至于屁股上挨了一百六十下？但如果不是这一百六十下打得他只好用羊肉来垫屁股，他很可能也不会有这段感悟。

四十年后，当看到朝政动荡、边境烽火时起，他才想到张居正和张居正的改革，想到这个当年的“禽兽”。他当年说得没错，张居正在对待不服从自己改革意图的人的时候，就是“禽兽”。也正是这种所为，才让

张居正



与乾清宫相对的云台门，两旁向后，东曰后左门，西曰后右门，也称云台左右门，这就是平台，是皇帝召见阁臣等官僚的地方。六月十九日，明神宗在平台单独召见张居正。

这次平台召见，是朱翊钧即位后第一次单独与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对话。张居正叩头谢恩退出后，觉得意犹未尽，立即写了《谢召见疏》，呈给小皇帝。这是他十年辅佐生涯中向神宗上的第一份奏疏。除了表示谢意的客套话，他着重表达了秉公为国的思想：“人臣之道，必秉公为国，不恤其私，乃谓之忠。臣少受父师之训，于此一字，讲明甚熟……臣之区区，但当矢坚素履，罄竭猷为。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他还希望皇上“思祖宗缔造之艰，念皇考顾遗之重，继今益讲学勤政，亲贤远奸，使官府一体，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悠之治”。

他十年的改革为大明王朝取得了辉煌业绩。他的十年改革让早已陷入内困外患的大明帝国出现了自中后期以来最为辉煌的时代，王朝面貌焕然一新。吏治肃然，边防巩固，皇帝诏令“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北京一带的粮食储备足供整个王朝子民七八年之用，太仓存钱达四百余万两。

“夺情”事件从“五直臣”的角度来看，是张居正严重违反了道德纲常；而从张居正的角度来看，是有人想把他的权力夺走。“五直臣”说他贪位，从人性上来讲，这种指责也未尝没有道理。但张居正为什么不希望别人把权力夺走？原因只有一个：他不想将改革大业停下来，一刻都不行。

以今日我们的观点来看，“夺情”事件似乎是言官们的小题大做。但如果我们回到那个以道德为朝纲经纬的明朝，我们就会发现，张居正的不回家丁忧放到今天来看，就是触犯了刑法。从这一点来讲，“五直臣”的屁股被打烂实在是有些冤枉。这也正说明了张居正当时的做事风格：顺我改革大业者昌，逆我改革大业者挨杖。

>>> 一个非常之人

明朝著名学者何心隐有一次在御史耿定向家中谈天说地，时任翰林的张居正忽然来访。何心隐赶紧藏了起来，当张居正听说学者何心隐也在时，很想见他一面。何心隐推说最近身体不适，

